

■書信往來9年，繆璿已收到二姐的109封來信。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親愛的七妹，望穿秋水終於昨天收到了你的來信，還有一張美麗的合家歡照片，使我左看右看愛不釋手……”江蘇無錫市迎龍橋街道康馨苑小區的80歲老太太繆璿說，這是她收到的在台灣的二姐繆璟寄來的第101封信。從2008年開始，二姐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回無錫，便開始一來一往互傳家書，9年從無間斷。截至今年7月初，繆璿已經收到109封二姐的書信，而自己也給二姐寫了同樣數量的回信。“每次收到二姐的信，我都立即回信。”而她與二姐每次都懷同樣的心情，信寄出後就數着日子等回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無錫報道



■二姐的來信字裡行間蘊含濃濃親情。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每次收到台灣二姐的來信，繆璿就立即起筆回信。  
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旻 攝

# 九年家書百餘封 隔海傳遞血脈情

## 91歲台灣二姐80歲無錫七妹書信寄思念

每收到一封台灣二姐的來信，繆璿的老伴朱傳仁都要仔細地在信封上寫上編號，並將所有來信按時間順序小心地珍存。

### 42年後再聚首已白頭

每次收到二姐寄來的信，繆璿都特別開心，她說，“要是收不到我的信，二姐會着急的。我收不到她的信，也會着急。”繆璿解釋道，姐妹二人年紀都大了，無時無刻不在擔心對方的身體，能收到信代表兩人都平安。這些信不僅意味着親情與思念，更是讓彼此安心的“定心丸”。

性情溫和的繆璿出生於江蘇無錫市江陰，退休前為無錫市連元街小學的高級教師。

繆璿家裡有兄弟姊妹8人，3男，5女，繆璿是“老七”，女孩中最小。她的二姐繆璟今年91歲，1945年，正在上海讀大學的二姐，隨學校整體遷移至台灣，與家人一別就是42年，音訊皆無。

1987年底，兩岸同胞隔絕狀態被打破，大陸開放台灣探親。繆璿說，“二姐”迫不及待地趁第一批來大陸尋親。

繆璿回憶道，“二姐是先找到三姐的”，二姐找到無錫親人後的第一次團圓飯是在三姐家吃的，“一見面，二姐抱着我哭，我也哭，”“二姐說，‘你已經長得這麼大了！’她走的時候，我還小得很呢，頂多七八歲，再見面的時候已經50歲了，快退休了。”

### 回台兒病故返鄉無望

當時，畫家大姐也特別從北京趕來團聚，“大姐已經過世了，二姐現在是最大的姐姐了。”繆璿說，此後，二姐繆璟在無錫買了房子住下，“除了過年的時候要回去陪兒子過年，很多時候都在無錫。”繆璿說，



■2010年，繆璿夫婦去台灣旅遊時，二姐帶着重孫來酒店團聚。左為台灣的二姐。受訪者供圖

那些年，兄弟姊妹經常聚，一道去遊蠡園、梅園，“二姐總感歎無錫的變化真大，一年一個樣！”

2008年底，得知兒子患鼻咽癌，繆璟不得不回到台灣去陪伴照料。回去沒多久，兒子就病故了，但從此繆璟再也沒有回過無錫。

繆璟退休之前，在台灣是中學裡的教導主任，她對家鄉無錫最為懷念，每次來信都要詢問無錫的發展，關心其他兄弟姊妹的身體怎麼樣？生活好不好？

“二姐還把台灣的肉鬆、肉脯，通過航空寄到我們家，我們通知大家來領取。”

“我二姐喜歡吃無錫的菜，她是吃素食的，但是無錫三鳳橋的醬排骨她要吃的，喜歡無錫的油麵筋，還饞無錫的青蠶豆。”

“二姐總說，‘我如果年輕10歲，我一定回來！’”說到這裡，繆璿歎道，“但她坐輪椅了，離不開菲傭照顧，回不來了。”

## 見字如見面 姊妹情「甜蜜蜜」

“我對着天空想着彼岸的親人，不禁老淚縱橫，恨自己老了，力不從心，想回鄉看看我想念的親人十分困難。”

### 聽力漸衰退 只好改寫信

“這是二姐在今年2月18日寫來的信中所說的話”，聽力不好的繆璿說話聲音特別響。91歲高齡的二姐顯然已經不可能再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無錫了，這封信裡還寫道，“我還是不太敢出遠門，怕萬一。目前我身體情況還算可以，就是耳朵聽不清，眼睛看不明，走路不穩。”

2009年1月17日，繆璿收到了前一年帶着不捨離開無錫回到台灣的二姐寄來的第一封信。

### 收台灣時髦衣服不敢穿

繆璿老伴朱傳仁說，起初，也試過與二姐電話聯繫，但那時候家裡沒電話，得到郵電局去打。可進了郵局，通上話，“她倆耳朵都有些聾，二姐講話她聽不進，她講話二姐也聽不清”。繆璿補充道：“為了要跟我通電話，二姐買了一隻特別響的電話機，不知是在美國買的還是台灣買的。但我還是聽不清，她就喊我‘七妹’，我聽到；我叫她‘二姐’，她也聽到。其他就什麼都聽不清了。”繆璿無奈，“我耳朵不好，恨死了！”

朱傳仁接過話，“所以，寫信也好，中國有句古話，叫‘見字如面’，見到字等於見到人一樣。”

繆璿說，“我從小母親去世，姐姐就像我的母親一樣，她對我非常好。”“我二姐姐叫我‘小阿因’，總說，‘我可想念你呢，你需要什麼東西啊？’”“我不好意思要東西。她給我寄衣服，我所有漂亮的衣服都是她寄給我的”。

“十幾年以前，咱們這裡的衣服還不那麼鮮艷，她寄來的都是時髦衣衫，我一直不敢穿，都鎖在衣櫃裡。怕被人家說，這個人穿得這麼時髦，有海外關係。”

說起台灣的二姐繆璟，繆璿滿臉甜蜜，她說，“二姐對我的情意非常深，每回寫信，都是信紙正面寫了，再寫反面，往往已寫完落款了，還要再寫幾句。”在今年收到二姐的第102封來信中，二姐寫道：“長長的家書何止萬金，簡直是無價之寶。原本這幾天寒流來了台灣，氣溫下降，只有11℃，可是看了你的信覺得心裡暖暖的好溫暖喔！”

### 為二姐習慣改寫繁體字

繆璟的來信是繁體字，豎行。為了適應二姐的閱讀習慣，從小寫簡體字的繆璿開始學寫繁體字，買來有格子的信紙，豎着寫。她說，“我就講講兄弟姊妹情，描繪無錫的變化。比如，我們無錫地鐵一號線、二號線通車了，三號線、四號線即將通車；無錫的風景漂亮了，迎接貴客的有櫻花、梅花、鬱金香。無錫熱鬧極了，你也不能來。”繆璿時常也會拍幾張無錫的照片隨信寄去。